

皇

明

疏

鈔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一

賦役

乞恩分豁土地疏

彭韶

該戶部奏差臣等前去直隸真定府公同會勘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周或等所奏土地緣由除另行回奏外臣等再昧死言伏聞為臣以不欺為本慮事以大體為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為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為恭也臣等鄙賤豈能少希於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於陛下焉且以臣

等所勘真定土地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為冀州之域其賦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為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無數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額入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

一向不曾起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

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 英宗皇帝

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

不曾科糧是 英宗皇帝之心即 祖宗之心也後

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

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

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

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

敢欺蔽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

有低窪者有平坦硤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

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潦則高處或可而

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鹹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為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授役之人歲歲無空閑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為閑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餘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厚自然

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艱食之利哉況聖朝上世
無疆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
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携幼遮道哀告臣
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伏望陛下
下逮以堯舜為心近以祖宗先帝為法所有賞
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地畝乞特憫其祖宗開
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寬恤庶幾民間知
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世
臣亦咸休無窮矣臣等遵奉聖訓豈敢偏向所念
者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不勝犬馬拳拳
之至

恤民隱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萬鍾

竊聞之古昔聖賢論為政有曰近者悅遠者來又曰
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今順天等八府皆畿
輔近地而順天設於輦轂之下根本是託拱衛居先
尤為切近者也堯典紀治功平章協和之有序周人
制政役遠近征舍之有差逮及漢唐宋如關中洛陽
汴梁皆其國都所在而當時創業中興之主推恩於
民每加優厚末世反之卒受其敝蓋根本切近之地
方其平時與遠惟均似在可畧及有緩急惟近足賴
乃始見之繭絲保障往事昭然明君慮之於遠故培
之於先優之於平時正欲得其用於有事也慨自正

德以來群姦擅朝蔽惑 先帝毒流海內而順天獨
先當之譬之蚕食而近者之利侵剥必多譬之火炎
而近者之害焚灼尤慘人不聊生皇皇思亂幸而

聖明御極剋弊覃恩垂死者始有更生之期思亂者
咸切興治之望然而饑渴所傷雖飲食易甘而元氣
難復羸憊既甚雖藥石少效而勞頓莫勝臣等昔止
耳聞今乃身歷不意所見更有甚於所聞非大加拯
援其何能濟尤慮久壞極敝之餘恐蹈欲速無漸之
戒謳歌喜色不敢卒期但得無疾首蹙額足矣湛恩
異澤不敢過望但得一視同仁足矣知其弊而未有
所處便乎此而於彼或妨可言也而未可行也不敢

泛陳可行也而姑可緩也猶將有待今將清鋪戶以均買辦專選委以均賦役發公貯以均天費薄徵解以均雇役蠲夫價以均恩例五事條陳揆理度勢皆所可行而必不可緩者伏望聖慈念此根本之重地憫此偏累之疲民將臣等所言特勅該部查議施行不惟一視之仁有以全民命於今日而保障之效益將固國本於無疆乃臣等之至願非臣等之私幸也一清鋪戶以均買辦竊照在京宛大二縣并通州各行鋪戶不拘有無優免俱合取勘當差先年節奉太宗皇帝及憲宗皇帝詔旨甚嚴成憲具在弘治年間又經題有十年一次清查事例

自正德四年清查以後到今一十三年所司因見時勢難為過期未舉臣等以為人戶消長固應清查而今日當務之急又不止此無名之派日繁交納之費日重藉勢力而濫免者日多因靠損而貧難者日甚此正德年間積弊所當痛加釐正者也往時冒濫職役之人多係京城內外之籍近已革退即同編民行戶若增差役自少此更化以來德意所當着實舉行者也乞勅該部再加查議合無照例奏差科道等官督委各該官員將京通二處鋪戶逐一清查仍將當釐正者釐正以祛宿弊當舉行者舉行以收新效此因清查之期以寓興革之政人情不駭事功可

成 一專選委以均賦役竊照 國家取民之制不

陳付

出於賦役賦役之等必稽於丁糧故每年一次審編
均徭文冊計筭地畝人丁兼論家貲生理因其富貧
分為三等九則酌量輕重派以銀差力差條約法禁
非不嚴明然而有治人無治法其如良有司之難得
何哉況本府所屬州縣官員多係監生出身舉人亦
少進士絕無且地近京師奏告之易而緣事者多節
制之衆而差占者多往來迎接之繁難而扶傷告病
者多署印半是佐貳教官甚則陰醫巡檢間有一二
賢能官負此委彼差不得停息雖本府佐貳官亦多
棄輿專職奔走不暇而況於州縣乎以此往年均徭

造冊到府者十無三四類多襲舊循訛或又乘機
獎賦役不均因而缺誤小民怨訴無憑處分雖云遣
時勢之難實亦乏循良之吏幸今 聖明在上百度
維新向時冒濫職役占免丁力與憑藉聲勢隱蔽糧
產之人近皆革除漸知退伏供役之丁輸稅之地比
之往昔理合加增所宜乘此事會大加檢覆着實清
查此非任得其人而事權稍重者不能也 臣等又惟
均者公平如一之謂在縣不止以里論而當均於一
縣在州不止以縣論而當均於一州在府則所均當
益廣矣考之往年卷冊州縣有里數相同而編差之
多寡不同地丁等則相同而出銀之多寡不同差役

名色相同而貼丁之多寡不同紛錯百出難以悉陳其間偏重者縱不能移之他處獨不可均之一府耶此非任得其人而權可通融者不能也及查均徭期限每年秋收既畢即當審編編定文冊該於十二月前送府新舊人戶該於正月初接役前此州縣先後任情殊乖畫一亦當預行戒約庶不慢令致期照得本府治中王槐原無專職管匠通判王秉儒本務頗簡又皆更歷州縣練達民事相應委用其王秉儒先因給假回籍今已限滿合無本府移文催取前來候今秋收歲將畢之時行委本官與治中王槐分定州縣前去清查審處凡可除害安民許令便宜而行如

有事體重大各就議處停當開報本府再加參詳
奏定奪限在十一月內通行造定送繳以後年分州
縣俱要依限審編造報違者聽本府徑自參提各官
既膺前委責重事繁況當革故鼎新尤須心力專一
各該衙門不得復以他事坐委致妨責成待事完之
日照舊而行庶選任專而人得自效賦役均而民可
少寬矣 一發公貯以均大費竊照本府所屬昌平
州境內 祖宗之陵寢在焉正德年來本州地畝人
丁多被各 陵內臣官軍占買隱蔽民戶稀少靠損
日深兼以歲時遣官謁祭夫馬供饋之繁不在本等
賦役之數比之他處偏累已多去秋又有營造 康

陵之舉凡督工管工內外官員叅隨并各色匠役人等廩糧寄養神馬并各該人員騎用馬匹草料裝運搬固碾剉供送腳價人力皆須雇覓內有虧折又當賠補月日既久見貯茶引所各年折銀二千二百三十餘兩又委官收過正德十六年春季分皇店遺下商稅銀八百兩此銀幾為群姦所竊幸而入於公家見今空閒尤當動支乞勅該部再行查議合無照先年裕陵及大石窩工上事例先將前項店稅銀八百兩行令該州委官赴府領回以應目下急用有餘送回作正支銷不足具申再於茶引所折銀內取給其日前用過之數除正德十六年十月十三

日以前原係本州與所屬三縣正派應付月日外其
以後月分係各州縣協助遲誤而該州代為那借應
用者逐一查明具結開申本府聽於該所折銀內支
給補還若已經協助不許混開事完之日通將用過
銀數下落備造青冊二本送該部并本府查考其原
派協助九州縣俱行停免如此不惟該州少寬於獨
累而各州縣亦得以均沾矣 一漕徵解以均雇役
查得在京衙門公差官員例該本府撥人跟用者每
年該一百八十二名共支工食銀一千三百一十兩
四錢謂之長跟皂隸近年本府因見宛大二縣差役
日繁外屬州縣亦皆困敝及思前項官員俱係在京

公共衙門而所管理又非本府司職務乃獨出辦
皂隸事體似有未安議欲改派畿內七府兵部未曾
允行蓋以本府不出京班皂隸該辦長跟工食是指
一事而言未盡通融之理查得本府每年額派國子
監京衛武學公侯伯下訓導等官膳夫齋夫共該納
銀八百九十餘兩刑部都察院光祿寺太醫院共用
庫子一百一十餘名大約占均徭銀一千三四百兩
此皆在京公共衙門獨於本府取辦至於本府并宛
大二縣官員俱係常朝京職祿薪似宜領於兵部亦
止取於所屬每年共該銀九百九十餘兩通前四項
共該銀四千五六百兩其五年一次點差科道等官

跟用皂隸二十四名不在此數而陸續因事奏差
經題准與凡日行公差官員取用短差皂隸又不
以數拘但此等差役於部分各有所屬兵部隔別豈
能周知當時本府查議欠明致難裁決今若以此較
之則本府所費不貲本府雖嘗派行霸州東安等九
州縣就近協助然各州縣困敝之餘在本等猶難支
持分外之派於隔別豈能相濟以此多致遲悞獨累
該州辱官鎖吏揭債賠償艱苦百端屢行申訴伏思
先帝上賓海內之所共哀山陵舉事亦海內之所當
共赴也以之獨累順天且猶不可而可累此一州乎
該州平時被累已不能堪而更堪此大累乎夫寧神

在得億兆之歡心以陵寢所在而其民不惟不蒙
休庇而反令其愁怨亦豈所以安列聖在天之靈
哉查正德十三年奉戶部劄付為分豁負累應付
蘇民困以安皇陵事又為便應付以恤窮民事該
昌平州房山縣各稱裕陵并大石窩工上人員廩
給腳價獨累本處人民該部議行本府將收貯批驗
茶引所課程折銀給領接濟今康陵新造工大日
久比之裕陵脩理及大石窩供應尤難誠宜急處
查得本府庫內歲辦各役銀數與真定等七府山東
山西河南三省所出京班皂隸孰多孰少自不能掩
人但見京班長跟齋夫膳夫庫子柴薪名色之異而

不念取於民膏民脂者之同也此在本府全盛之時

猶為過重況今州縣人戶大半逃亡里甲日見消停

困極之餘其何以堪查得前項七府三省所屬州縣

共四百一十三處除膳夫等項本府照舊派徵外乞

勅該部再行查議合無自嘉靖二年為始將前項長

跟皂隸工食銀兩改作京班名色照數分派七府三

省每一州縣不過加銀三兩有零其數已足每年解

部交納聽宛大二縣委官支領給散誠為衆輕易舉

縱久可行一蠲夫價以均恩例卷查正德十六年

十一月奉工部劄付為催償各年在逃并不到官吏

甲夫事該惜薪司揭帖將正德十五年以前本府拖

欠檟柴夫二千七百七十名開單轉行撫按衙門督
催甚急節該伏覲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詔
書內一款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各處實徵稅糧
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疋絲綿花絨屯田 皇莊莊
田子粒牧馬草場子粒租銀及甲兵二庫蠟茶銅漆
銀硃鹽課厨料戶口食鹽猪羊雞鵝備用孳生馬騾
山厰柴夫後府柴炭軍器沿河軍衛有司蘆葦茭草
夫價及閘壩泉溜洪淺等夫并樁草等料及曠役等
項銀兩一應歲派歲辦奏派但係該納官錢糧物件
拖欠未徵者盡數蠲免以蘇民困欽此欽遵竊本府
派辦有砍柴夫有檟柴夫名雖人夫實皆納價今秋

柴夫已經蠲免則擡柴夫事體正同意者該司以
詔書內不曾明開擡柴夫字樣又或以為此乃內
府正供緊用人役難以宥免不思錢糧名色甚多

詔書豈能盡載當時慮有所遺故又總括之云一應
歲派歲辦奏派但係納官錢糧拖欠者盡數蠲免廣
大如天地無所不包昭明如日星亦甚易見擡柴夫
縱不在山廠柴夫之中亦當在總括該免之數今各
項錢糧非詔書所載而蠲除者多矣何獨於擡柴
夫乃幸一字偶闕而不與免邪且砍柴夫皇莊子
粒光祿寺厨料甲丁等庫料物俱係內府正供之
用而漕運糧米尤為軍國重大之需悉從除豁何獨

於檯柴夫乃指為緊用人役而不得免耶需據本府
委官李會等執稱該司每月雇夫扛檯木炭等項伊
等及各州縣委部人員即皆辦納工價銀兩當年已
完今拖欠者多係各官名下認納之常例非等待雇
夫之急用也若係雇夫急用日不可缺豈有正德十
五年以前而可等待至今者乎詳其所言實為可據
且此項柴夫先年因欲就近徵收故止派順天等八
府比之各項錢糧獨為艱重今天下逋賦一切蠲除
而畿內八府始而迎立 聖明繼而奉接 聖母快
觀既先於萬國任勞亦倍於他方縱不加恩豈當虧
抑況計拖欠夫價多至一萬一千六百餘兩今冬復

當本府派辦之期又該銀一萬六千八百兩若欲一時併取決非疲民所堪就使嚴刑驅之不過那新補舊舊者縱完新者必欠黃放白催徒招失信之謗而舊完新欠實無濟用之益合無將前項夫價已徵在官或被經收人員侵匿者本府行各分管官嚴督州縣查追起解轉送該司上納其原係小民拖欠者伏望 明降德音照 詔書事例一體蠲免舊逋者民既幸於寬恤新徵者必將樂於早輸 恩信既全實用亦濟矣

查處皇莊田土疏

林俊

節該戶部題先因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未姦猾

無藉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倖勢要之官具奏建為皇莊臨近居民被其混賴侵占乞行撫按等官查勘等因已經該部議擬題奉 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委官親詣各該 皇莊處所從公查勘通行去後續因傳奉事理該部執論及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另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等因題奉 欽依是畿內根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姦猾無藉之徒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群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

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
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
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
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着管屯僉事兼管該徵租
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錢銀原係皇莊的解部類進
係皇親功臣的赴部開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
戶人等拖欠欽此節該部院等衙門題奉 欽依差
臣等前去查勘臣等切照 皇莊及 皇親功臣各
項莊田所占各府州縣地方查得正德十一年以前
已有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地土動計數千百頃中間
侵占混奪之弊積襲已非一朝為厲之階實起於姦

人欲盡規地利以媚朝廷其流之弊則壞於勢家

盡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官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

肆出而郡縣恣其騷擾其在勲戚者則豪奴悍僕肆

行威斷而官府莫敢誰何節經委官查勘終於患害

不除蓋由私人貴戚憑藉寵靈猾少奸徒盤據窟穴

是以積垢宿蠹莫可爬梳合勢朋計動行沮撓此實

累朝弊政至於先朝至極畿輔軍民剥膚摧髓之

害莫有甚於此者也茲者伏荷皇上至仁體物軫

念民窮故因言官建議亟蒙俞允之音繼因該部

執奏特降諄切之旨既將管莊人員盡數取回復禁

皇親功臣不許自行收受屬階禍本一旦剷除中外

人心不勝歡慶但先經該部具題節行撫按衙門去
後續因差科道等官止今前去會同彼處巡按御史
而於巡撫衙門顧未之及臣等愚昧以為鋤擊豪強
則於巡按之體為切至於檢覈田土則於巡撫之職
為宜必須彼此會同方於事體穩便且順天等八府
雖曰近在畿甸然地方遼闊周延千里故撫按付以
四人分理今皇莊并各項莊田所占之地幾遍八
府以正德十一年以前所有計之無慮九萬餘頃至
於近年以來歲增日益踰鄉跨邑無處無之且先年
祇因一二處奏辯告爭朝廷差官亦不過一二處
踏勘尚有經年閱月方得事竣今舉列郡皇莊之

多百年積習之弊一旦付臣等清理是宜舉措之間
要必先有次第訪得各該撫按官員見今巡歷各在
一方相去隔遠卒難期會合無查照該部原議先行
撫按衙門遵照先今即奉 欽依事理一面委官分
投親詣各處 皇莊逐一查出四至段落并原額頃
畝數目及審有無侵占混賴等弊開具畧節聽候臣
等領 勅前去親詣各該地方備出告諭嚴加督責
密行體訪中間或權豪勢要沮壞行事或侵奪隱占
積久難明或奸猾刁徒乘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
欺弊或冗官玩法稽遲奉行俱聽臣等會按施行應
呈問者徑自拏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如此先後有

序而施為不至於叢勝輕重有體而事理亦得於周
詳尤望 天語丁寧載之 勅諭令各該地方官員
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俱聽臣等委用
有公勤幹濟者許臣等薦聞闕茸廢事者許臣等劾
治庶足以振起庸常儆飭怠傲而事乃克濟矣

傳奉勅諭查勘畿內田地疏

林俊

節該欽奉 勅諭順天等八府係是畿內根本重地
朝廷累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藉之徒妄將
軍民田地指作空閑設謀投獻奏改皇莊管莊官校
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刺害
以致軍民失業朕深惻然茲特命爾與山西道監察

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公同查勘先行撫按
衙門選委官員分投查審明白爾等即便前去會同
各撫按官照依戶部先後題准事例親詣各府地方
用心覆勘凡正德元年以後各項莊田但有朦朧投
獻及額外侵占者盡數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
人員盡數取回仍差管屯僉事無帶督理該徵租稅
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及
皇親功臣者解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
人等拖欠其莊田內有成化弘治年間姦徒投獻者
一體查勘各該府州縣衛所衙門官員人等文職自
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但有事體相干者悉聽

督委調用公勤幹濟者從公旌舉敢有玩法廢事及
軍民勢豪人等不服拘管恃頑沮撓或姦猾刁徒乘
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者五品以上并勲戚
指名叅奏六品以下徑自拏問重治中間事情有談
載不盡有益於國家有利於軍民者悉聽會同從
長議處輕則徑自施行重則具奏定奪爾受茲委任
須秉公持正悉心查理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
損毋得徇情畏勢徒具虛文自貽咎責爾其慎之慎
之欽此除欽遵外先為前事准兵科等衙門關劄該
戶部左侍郎秦金等題查得先為開讀事伏覩
詔書內一款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

各房倉場各皇莊但係正德年來額外增添內臣司禮監照洪武初年例查奏取回欽此又談禮科給事中底蘊奏為應 詔查處 皇莊事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欽此該本部議擬題奉 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選委官員查勘去後既而兵部又稱差管皇莊內臣官校數多移咨勘報等因到部臣等益加駭愕竊惟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師之輔也畿甸之民安則天下之民舉安歷觀前代之主無不以京師為重者我 太祖高皇帝以應天等處為興王之地特將夏稅不時全免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平恪守成憲撫綏畿甸安戢人民 列聖相承益隆

無替夫何正德元年来奸猾無藉之徒多將畿內
逃民田投獻左右近倖之人奏為 皇莊况管莊內

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即係設謀投獻
之人出入往來肆行無禁千方百計巧取橫征小民
無所措手有司莫敢誰何而 皇親駙馬功臣人等
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機侵奪借勢混賴往往有之
幸賴 陛下聖明入繼大統舉百弊而一掃之故有
前項裁革管莊內臣之 詔有以仰見 陛下强本
制末居重馭輕之盛心矣旬月之間乃復有此傳奉
復許 皇莊責令私人管理不意 聖政維新之初
乃復有此厲民之漸伏望 陛下垂念畿輔根本重

地將近日傳奉 皇莊官店事理收回成命又看得
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
權公同查勘庶幾克膺等因題奉 聖旨這畿內根
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姦猾之
徒妄將軍民田地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
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剋害利
歸群小怨在 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
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勅差科道部屬
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
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
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着管屯倉事兼管

督理該徵稅糧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

皇

莊的解部類進係 皇親功臣的赴部關領不許自

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不還欽此欽遵隨談

臣等題為查處田土事奉 聖旨是先着撫按衙門

選委官員上緊分投查審明白你每還去會同撫按

官親詣覆勘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戶部知

道欽此欽遵等因到部備行前來臣等除遵奉 勅

諭親詣順天等府州縣會同前巡撫順天等府地方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昆今接管右副都御史孟春

并巡撫保定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鳳

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琳承鉞今接管監察御史

郭楠選委官員分投親詣各該地方拘集地隣并該里老人等嚴加查勘去後續據順天等府經歷司各將委官治中等官王槐等查勘過各該州縣原額莊田并投獻侵占額外軍民地土各項畝數目及取具業主召佃人戶退認供結領狀緣由造冊呈繳前來臣等覆勘相同除將成化等年奸民馮大經等投獻侵占地土隨就斷給原主管業有罪人犯案行該府提問依擬發落未到者照提歸結及將查過緣由備造文冊奏繳外切照臣等猥以非才誤蒙委任奉命以來按行八府閱歷三時仰希明恩俯詢民瘼凡係成化弘治及正德年間皇莊及皇親功臣

田但係奸民狡獻勢要侵占者逐一盡數查出給主
召佃還官歸民一切遵照 勅旨施行所據查勘過
順天等府地方各項庄田地土共計二十萬九百一
十九頃二十八畝退墾侵占過民地共計二萬二百
二十九頃二十八畝數十年來勢家豪戶隱占之地
一朝始得清明數千里內小民流離困踣之苦一旦
少得甦息問閭之下莫不歡忻鼓舞歌頌太平此實
恭賴我 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思王業之本念
小民之依維新之政莫有大於此者 宗社萬年之
期端在是矣而臣等何幸得以此藉手獻忠于 陛
下但臣等區區犬馬之忱尚有進於是不敢不極

為陛下陳之惟陛下俯垂聽焉臣等伏聞農桑者天下之本土也者民食之源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足而民無所困苦故周官太宰以九職授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不以土地農人為重也三代之制不可復已自秦人廢井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一時識治體者罔不興慨歷代以還英君賢佐凡有志於仁民愛物者莫不隨時漸為之制如限田之議均田之法口分世業之制要皆良法美意而一時人賴其慶至今猶可稱述洪惟我太祖

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矜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瀾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滄沒不必霖潦之火輒有害稼之苦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不

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灾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為無糧地土一槩占為己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脫月削至於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站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糧稅猶存徭役苦於並充糧草困於重出饑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為賊盜柔善者轉元於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以其勢以轉為

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差徭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脉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是豈古今帝王治世之道是豈

祖宗

列聖立國之法臣等查得各

宮莊田

祖

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為宮中莊因其地

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也舉此一虞其他可知至成化年間惟增寶坻縣王浦營莊田

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年間止增豐潤新城雄

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孝廟升遐之

後先帝踐阼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

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

曰高密店皇莊曰石灣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

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

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

莊在真定府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

在平陸縣則有大灰窯皇莊在新河縣則有僊汪莊

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

新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

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鍋口
皇莊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
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
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
年則立武清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
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
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驕馬廟皇莊清苑縣間
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化社皇莊數
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
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
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十

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是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語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刺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鰕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相隣地土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畧至是縣徵銀本土豪猾之民狡為莊頭撥置生靈幫助為虐多方括剋獲利不貲輸官闔者曾無十之一二

而私入橐索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晚
削無餘由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
差愈難卒致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間閭之間貧苦
刺骨道路嗟怨邑里蕭條向使此弊不革將見數十
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蹙盜賊蠭起姦雄藉口不知
朝廷何以爲國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也茲者幸遇
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曩在潛邸已知其弊

即位之初首下明詔將管莊人員盡數革回乃者
復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草萊之下
始得披雲霧而覩青天脫水火而就衽席矣但伏讀
勅旨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然

未經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其害而不知其創設之由
為害之實不敢冒為 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
瀝實出見聞之真 陛下固當惻然於中亟圖所以
處之矣而况 陛下聰明廣覽蓋已先得於 龍潛
之日又有不待 臣等諄諄者乎臣等竊謂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有若曰百姓是君孰與不足且天子藏富
於民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
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 陛下一人
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
非所以奉 重闈 慈闈四宮者乎 祖宗以來
宮闈一切公用自有成規况 九重之內錦衣玉食

何欲不遂顧可屈 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畝
之業辱 官壺之貴雜於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
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漢宣
帝嘗以池臺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
及苑廩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為皇莊也且 皇
之一字加於 帝后之上為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佞
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 皇莊假之以
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 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
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為 皇鹽即此三者足以傳
笑天下貽譏後世仰惟 陛下躬堯舜之資舉文武
之政何不一切掃除之乎若此三者名跡猶存實足

以累陛下大有為之政甚非臣等所望於陛下者也如蒙聖慈俯察愚忠深惟國本乞勅該部查照臣等勘報文冊將在京附郭大興縣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一切改為各宮親蠶廠公桑園等項名額勅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蠶事蓋古者天子親秉耒以耕后妃親桑以供郊廟之服後世漢文帝景帝皆詔皇后親蠶以供祭服為天下先乃者改元之春臣等恭覲陛下躬耕籍田既以身先天下矣茲者恭遇皇后殿下配德之初正位之始所宜躬履勤儉以率天下而親蠶之禮實為我朝百年缺典誠願陛下

賜建興克配 皇祖特 勅禮部詳考禮經月令

統祭義等篇斟酌古今具 皇后親蠶儀以進待明

年季春之月擇日舉行播告天下此誠 帝王之高

致后妃之盛節閨門風化之首而王業之根本也將

見風聲感動德教流行男勸於耕女勸於織海內富

庶之效不患不文帝若矣而曠代之典又不足以爲

萬世之美談也哉其餘一應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

以千百頃計者臣願 陛下一切弛以利民或勒歸

戶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納以爲在官地土不必

更屬 宮闈然後 陛下明降諄切之旨榜示中外

盡削 皇莊及各 官莊田之名一洗 累朝之弊

永垂百代之庥萬一以為官中常年供用不能頻

缺敢乞著為定例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

分進各官以克支用却為光明正大不傷大體何

必虛受莊田之名貽小民之害而示天下以自私自

小也哉昔賈誼勸漢文以興起禮樂而文帝謙讓未

遑千載之下賢者惜之臣等仰見陛下聰明仁聖

至性天成堯舜之事蓋所優為此事甚順而易特在

陛下少留聖意轉移間耳若舍此不圖臣等以為不

惟不免賢者之惜殆恐不能不貽宗社將來無窮

之憂伏願陛下亟召輔弼大臣相與熟講而力行

之臣等不勝大願至於呈親功臣欽賞莊田臣

等復有一得之愚，又不敢不重為陛下言之。

洪武初年，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聖祖甫定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內人民喪亡畧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為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翊運佐命元臣，比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況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聖祖宜乎析土壤以施恩賚，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急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為國家之大本。而仁君所賴以為國考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

田之所出以爲世祿今既官給之祿柰何足與之田是重出則過制矣此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勲勞大者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查得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名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

體大失群心今臣等仰遵勅旨既已退給明白然
非賴聖明在上地方惟害何有窮已今雖亟加扶
救而傷殘已多伏望陛下特勅該部除功臣家
外將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
通融數目多寡定為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
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通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
萬萬年無疆之緒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
爭相希恩必須各滿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
給是豈可不為國家久遠慮哉惟陛下熟計再照
臣等查勘過各項田土數目並是退給侵牟開豁荒
蕪覈實之數比與先年妄報侵獻奏討原數不同乞

勅該部查照一以新冊為定移出所給由帖執照以便徵收再照祖宗累朝儘力開墾永不起科之例歷年滋久上下蔽於不知是以奸民敢以投獻勢家昧於奏討又訪得山東河南等處奉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有奸猾之徒徃徃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勢與畿甸之弊大抵相合伏候勅旨將皇莊及各皇親莊田大賜處分之後一併出榜頒示該省地方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查明再乞通行天下今後再有奸民故違舊例將民間田產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占奪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外則法重而人不犯恩溥而

民得安生臣等區區忠悃言已盡矣意已竭矣所
陛下丕承祖宗萬年鞏固之基聿開中興千載
明之運念京師根本之重知小民稼穡之艱勵精
圖治約已裕民則太平之治可坐致矣臣等冒昧進
言無任殞越伏惟陛下留神省覽斷而行之宗
社幸甚生民幸甚

乞正谷大用侵田跡

楊廷和

臣等今早文華殿進講之後伏蒙特賜宣召得親
御座商畧大政仰瞻天顏和粹潤澤俯聽玉音
從容委曲真大聖之資帝王之度臣等何幸得備任
使而遭此休明之運荷此希闊之恩退至內閣更

相慶忤以為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竊惟 聖明所諭

御馬監草場地上錢糧仍聽本監管理原差踏勘太

監李重等免其提問俱已仰遵 聖意崇擬施行惟

谷大用竊弄威權蠱惑 先帝假勘地之名混佔產

業莊田至一萬有餘頃侵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

兩利歸私室怨及 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怒必須

從公究問然後國法可彰 聖諭以為地土乃 祖

宗之舊制然額外有所侵佔以利害小民致其嗟怨

則非 祖宗設立之初意也 聖諭以為踏勘畝

先帝之成命然歷年有所侵欺以厭飽奸貪私於一

已則 先帝亦不得而知也自 陛下即位以來查

勘見於詔旨官已屢遣歲已三更今草場之
既明大用之惡狀益著若不明正其罪何以警戒
來況今水旱相仍人民十分饑困追其所侵贓銀之
半足以少備賑濟之需與其積於一家以利蠹國之
盜臣孰若散於窮民以溥朝廷之恩澤伏望俯納
臣等之言以正清朝之法將谷大用提問追贓則
可以平人心之怨憤可以彰天討之至公天下幸甚
臣等幸甚臣無任忠懇激切之至

全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疏

張漢卿

臣聞之惟天立君將以惠民也惟君惠民所以奉天
也古之人君制民恒產以安其居薄民稅入以藏其

富乎之恩信以固其心謂奉天以惠民未聞仁人之
言方布而輒已惠政徒善而復使窮民矻矻然有望
而弗得焉此豈帝王致治之盛節哉臣等查得先該
戶部題為傳奉事節該奉 聖旨是畿內根本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藉妄將軍
民田土指作空閒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為乘
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剋害利歸群小怨
在 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知
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寓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
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
朦朧投獻及額外侵佔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

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欽此仰惟 聖心軫念農
畿內之民罔不歡忻鼓舞以戴離照之明恩享太平
之福矣聖帝明王至公至仁之政何以加此乃者給
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沈希伊受茲 欽命會
勘安州地方鷹房草場及涿州薰皮廠地土已明應
該給主罷革又該戶部俱各覆題相應准擬其冒昧
奏辯之徒臣等又嘗據法駁之是衆見之明合輿論
之公所以率將 德意加惠窮民全 陛下之大信
也况 陛下即位以來畏天愛民田獵盤游之事一
切屏却則鷹房草場地土係民產者宜照數還主係
官場者宜盡數革去管莊官校通行取回禁置之人

各寘於法戶部覆夏言等之章可行也及奏聖旨
這鷹房地土係先年舊有的都還照舊與他不必紊
亂紛更欽此則鷹房之害民者固在也陛下服御
器物動遵禮度供辦取給各有司存則近年謬立薰
皮廠即宜革罷管廠內官郭添等并家人郭英等生
事害人如戶部覆夏言等之請及奉聖旨這地土
已有旨留用了罷欽此則涿州受管廠人員之害猶
前也臣等切惟去年之旨惠念民窮可謂切矣
諭下可謂公且嚴矣群小乘機藉勢尅害軍民之情
罪可謂無所逃矣今綸音處分與前大異所謂信
其公者安在乎小民至愚而神怨不在大治當慎微

幾輔之人心誠不可重失而屢傷也

先帝之世

燕擅政蠱惑導誘積以致政荒民流天下
肅談者至今以八黨為惡首馬永成既死夫谷太尉
止得降遣之罰有識者方以為恨况薰皮厥永成之
所創立奪之平民勲舊之家而重取無名之稅今馬
俊乃敢直蹈前惡妄奏免查其鷹房草場又谷大用
受姦民李義所投獻以益脫脫黃玉之舊趾假名撒
放海青其實私徵子粒而趙霏利踵姦轍資緣仍舊
夫俊與霏以從龍之舊狎恩恃寵罔上行私無
異前日馬永成谷大用之所為陛下又不深察且
從而許之是前日畏天愛民之善政一變而成啓寵

納賄之弊端

王言不信於天下公道首壞於近習

畿甸之民疑且不安橫暴之害久而益甚怨謫召水

旱之灾派移增盜賊之黨臣等謂馬俊趙鼎滕臈奏

辨眩惑

聖明干預

朝政敢拂公論律以

祖宗

之法該當深罪而不可緩其主謀撥置積年通同生

事害人之人並宜拏問以懲其後其原塲并侵占軍

民勲戚之地俱各罷革給主召佃以昭 陛下至公

至仁之法以蘇小民數十餘年之困况該戶部逐一

款 奏委曲懇切誠欲宣布 陛下惠民之德以副

海宇之望 陛下竟兩答以已有旨了是通置不省

無復聽納之意矣非所以勵臣等弘 主德之臣等

待罪談科事開職掌誠不忍 陛下拂公論以御私
請失大信以貽民艱而傷 新政之大體也伏望
皇上詳察各官查勘之明俯從該部執奏之切法行
自近罪倭與霏以懲妄奏欺蔽之姦今出惟行盡革
鷹房草塢薰皮廠等積弊以除勢要侵奪之患其管
莊人負盡數取回投獻機置生事害人之人從重究
治使儉小玩法之惡無所容庶厚澤流而民患息大
信全而至公昭矣

議處王府牧地以餉防裕餉疏

蕭廩

臣近巡歷固原勾校兵食查得海刺都地方有武昌
護衛千戶所見在官軍七百四十有奇除近年抽選

入衛征操外存留三百二十有奇專供 苑府牧養
歲費俸糧幾及三千隨查該所建設襁給緣由頃私
孽牧數目據各委官報牧地向隸 王府州衛並無
冊卷但查係 先朝欽賜其地東起丘家河西至打
刺赤一百五十餘里南起武延川北至半箇城三百
餘里中雖間有軍民田地而其諸沃壤皆為牧田大
約荒熟不下二萬餘頃堡寨一十五處每年該府門
官一員經牧馬十匹羊四五百隻醃味果品四五十
駝此外別無科差亦無孽牧等因 臣惟 國初並邊
諸王多有群牧蓋 王皆握兵兵必資馬故其撥場
以養馬實將選騎以防邊然皆在其封域之中未有

縣諸數千里之外者今 楚府封國原未並邊乃

設一所於窮邊之重地該所官軍既不孳牧乃尚被

數百以群牧之虛名此於名義似不相應矣且其土

地甚饒耕稼多獲而門官之所牧者不過四五百金

至於科差輕省禁網闊疎則為奸宄之所徇者又不

知其幾百千計也此於利害又不相權矣夫 國家

捐數百里之地以為牧場又捐數千石之儲以養牧

卒將以展親而其實乃為蛇蛔膏脂將以考牧而其

實乃為逋逃淵藪此豈 聖祖錫予之意亦豈 楚

王節度之宜哉况臣觀海刺都地方接連靖虜密邇

松山虜巢虜之窺伺浮渡甚易而衛在武昌所在海

刺 楚之制馭譏察甚難即今該鎮亦常為此地分
布秋冬兩防然封疆在我而其地利不在我則其防
之恐或不力官軍可轄而其招納不可轄則其束之
必將不嚴萬一奸宄之聚愈多狡虜之慮或易小之
則有潰決之患大之或有勾結之虞外防一隳內地
俱搖當此之時豈惟 楚保其虛名 國家損其實
利倘固原一蹈其不測則武昌亦將受其不利矣故
臣私憂過計竊以為談所牧地不惟 國家當牧之
以入兵餉以母養後患在 楚府亦當獻之以助兵
餉以豫杜後憂如蒙 勅下該部轉行總督衙門將
前項牧地清查頃畝酌量荒熟二等徵租充餉仍將

誠所章去武昌護衛名色改為海刺都守禦千戶

庶乎軍政有統而邊防可飭年例可省而兵餉亦裕

矣蓋臣聞嘉靖中秦府嘗請河壩地曰高皇帝

以賜先臣也尚書梁材執奏不可曰陝西外供四鎮

內奉四王視國初生產物力千萬不侔豈得空

地更給藩府秦之請地稱引祖恩又其通封也

尚不之許而况於楚乎故雖以義斷之似無不可矣

又臣觀嘉靖以來諸賢藩或發帑助工或辭祿助

餉莫不憂先大計楚之富固天下稱最其賢亦天

下推先也臣意其感時效誠雖存重利亦當不惜而

况於牧地乎故以理度之亦必無不可矣臣照固原

一鎮控制三邊而環鎮內外莫非莊牧其明擅公家之利而陰為地方之患者多矣除肅沐莊田與苑馬牧地先經諸臣建議外尚有慶府群牧似亦當併議者查得韋州群牧所先年欽賜草場一區坐落柁子山邇來日闢日廣荒熟地不下三萬頃而容納流徙亦不知其幾百人臣向巡諸鎮凡告追逃軍逃民者大率苑馬窩占為最而柁子山即次之海刺都又次之而該所官軍見在六百二十有奇歲費俸糧七千四百餘石其所歲入不過十一是亦利害不權者但該府國處河外地在國中似難輕議盡削而整詣韓府之地少國貧肅府之改租克餉

亦當稍為裁制以示公平臣愚以為韋州之官軍本為群牧而設則甲軍之糧餉亦當於牧地而取如蒙聖斷准臣所議將前項牧軍比照屯軍事例於牧地內每名量撥一二頃以充月糧牧收之外照舊征操則在群牧不過捐一二千頃於三萬餘頃之中所損不多而該鎮則省六百人以七千有奇之餉其益亦不少矣臣非不知奉揚皇上惇叙之恩而甘心自取刻薄之議但籌國計於蝕乏之時不敢不謹而籌二府於名義利害之較似亦不得不然伏乞聖明矜察下大臣詳議如或可採俯賜施行臣愚幸甚邊計幸甚

皇明
蹠鈔卷之四十一
終